

我的好鄰居

5B 陳南慧

「係隔離鄰舍，定係隔離咗嘅鄰舍？」政府宣傳廣告的這句對白，彷彿在告訴人們：只有守望相助、深入認識的鄰居才是好鄰居。可是，住在我對面的獨居男子，則令我對「好鄰居」作了不同的注釋。

無論在等電梯、乘電梯，抑或進出家門時相遇，我和這位鄰居都會視對方為空氣，連點頭也沒有就擦肩而過；我們之間沒有虛假的問候、煩人的問題和無聊的對答，甚至連對方的姓氏也不清楚，但這樣卻反而令我產生更大的安全感。

近日轟動全城的十二歲少女被強姦案，案中的主犯就是與少女住同一樓層的鄰居！雖說戒備心過大有礙社交，但與鄰居劃清界線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。若拒絕向對方透露個人資訊，又想多了解、接觸對方，在這自私和不全然信任的基礎下，不是苦了自己又傷害了別人嗎？不聞不問不代表過份冷漠，正如過份追問也不代表真正關心。

好像有一天晚上，門鈴突然響起，鐵閘外站着那獨居男子，他的眼神沒有越過我在屋內四處流竄，而是定睛在門鎖上，提醒我：「鑰匙仍然插在門鎖上，小心。」我輕輕道謝過後，他便離開了。前後不過半分鐘的瑣事，卻令我的內心猶如流過一道暖流，其實我的鄰居也不是那麼冷漠。

鄰居相處要好像朋友一樣互相體諒和容忍，但我的好鄰居在自己利益受損時從不會容忍我，可他的表述方式又很體諒我，因此在他的「坦誠」下，我從不憂慮自己的行為會對他造成滋擾，因為如果有的話，我一定知道，而不用暗自猜疑。

就好像有一天晚上，門鈴又突然響起，鐵閘外的管理員一臉為難地要求我調低音響的聲量，他表示有鄰居投訴。話未說完，眼角便瞥向我對面鄰居家的大門。在我再三承諾後，他才肯離

去。被人投訴，我倒不覺特別生氣，反而感激對方不想當面令我難堪而特意請管理員代勞的行為，我為鄰居細心地顧及我的感受而感動。

我和鄰居相處可能真的像隔離病房的病人一樣，互不接觸，但這也是保護我們的方式之一。每個人對「好」都有不同定義，我的好鄰居不必瞭解我、關心我，不必容忍我而委屈自己，更不必藉補習、送湯、幫忙照顧小孩等建立關係，我們只需像兩隻刺猬保持適當距離便可——太近會刺痛對方，太遠又不能互相取暖；這樣的距離，剛剛好。